

## 深读

●还有几天就过中秋节了,孙逊手里攥着几张味多美的购物卡颠来倒去,“去年中秋节我们给老师送了哈根达斯的冰激凌券,被老师退回来了,今年不能再失败了。”孙逊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,是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父亲。

●“家长和学校、老师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化学反应,存在着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心态。”北京市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说。

●有了金钱和权力的介入,原本单纯而美好的关系扭曲变形了。

# 钱权绑架了老师和家长的关系

锐观察

## 入学前:家长怕“报国无门”

孙逊介绍,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二月对学龄期家长来说是最关键的几个月。“家长们无论如何要在几个月里把孩子上学的事情确定下来,否则基本上就没戏了。”

孙逊动手很早。女儿还在幼儿园中班,他就行动起来了。

孙逊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过滤了一遍,跟所有“当官”的都通了电话,把女儿上小学的事托付了出去,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的反馈后,孙逊开始扩大范围,给所有有可能认识更大官的朋友打电话,希望他们能“牵线搭桥”,找到“说话管用的”。一两个月后仍然没有有价值的消息,孙逊再一次扩大了“求人”的范围,把有可能认识“说得上话的人”的秘书、司机的人也拉入了关系网。

“那些日子我天天安排饭局”,孙逊说,那时候所有的饭局、所有的商务聚会都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能认识更有权力的人。

“我不去‘当孙子’

就觉得没有对孩子尽到责任。”孙逊说,“我那时经常跟朋友开玩笑,说自己就像一个怀揣满腔热情的热血青年,却苦于报国无门。”

不少家长用自嘲的方式形容自己:“不惜血本找路子,求亲访友装孙子。一掷万金换房子,心急火燎训孩子。”

## 入学后:家长要巴结着老师

孙逊说,刚刚把女儿送进心仪的学校后着实长出了一口气,觉得总算对得起孩子了。可是,时间长了才发现,家长的地位更加弱势了。不少家长表示,择校时要依仗自己的能量大小,但是进了学校后,不管什么背景的家长都会自觉地,尽心尽力地巴结老师。

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点儿礼自然不在话下。更关键的是“自己所做的事一定要让老师记住”。

一次,孙逊无意间听老师说想给自己班在网上建一个平台,记录班里发生的新鲜事,同时也可以把日常的通知发到上面。

孙先生正好管理着一个非常大的网络平台,得知这个消息后,孙逊马上动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给女儿班

做了一个很好的网络平台,同时,他还包揽了这个平台的技术支持。

“我们只求孩子在班里能有一个好的境地,最低限度是不能让孩子吃亏。”郁先生说。

曾几何时,教师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称号,但是现在家长们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情没有了“敬”,只剩下了“畏”。

## 老师:但求不跪着教书

家长们在学校和老师面前总是弯着腰,按理说,学校和老师的腰板应该挺得很直了。

其实不然。

北京市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说,现在的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显得很没有底气,不敢批评学生,也不敢得罪家长,“我们在给老师开会的时候总是强调‘不能跪着教书’”。

“学校里有些学生是家长托了关系、花了钱进来的,这些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期望就会特别高,要求也会更多。”这位校长说。

这位校长提到了钱和权。

孙逊提到了女儿班里发生的一件小事。

照顾;学校和老师们在这场交换中也得到了好处:学校收到了高额的择校费,老师们还会从家长那里获得间接的好处。

在这场利益交换中,各方都有受益,为了追求利益双方似乎都在放弃或牺牲了一些尊严。在这个过程中,

上学期孙逊女儿班里对优秀的学生每人发了一块小橡皮,课间时一个孩子的橡皮不见了。老师知道后,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全班学生循循善诱,希望那个拿走橡皮的孩子能把橡皮交出来。一个小时以后,仍然没有人站出来,于是老师让所有的孩子集体罚站,并且一个个被叫到教室里谈话,孩子们哭声一片。

这件事简简单单地过去了。但是在家长们的QQ群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家长们纷纷“穿上马甲”在QQ群里发言,平时在老师面前很少出现的抱怨和辱骂频频出现。

孙逊在讲这件事时带着一种明显的报复后的快感,尽管他不承认。

“学校里花了钱、托了关系的学生多了之后,我们明显感到一种压力。”那位重点中学的校长说,日常的教学中还不是很明显,但是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,就往往会变成一场大的风波。一位年轻的老师曾哭着问他:“我们就是服务生吗?我们低人一等吗?”

不少老师也觉得自己委屈,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地位:“教师奴隶化,学生祖宗化。人际复杂化,加班日夜化。上班无偿化,检查严厉化。待遇民工化,翻身是神话。”

最受伤害的是孩子,即使是那些口口声声为了孩子的家长,也很少真正考虑孩子的需求,他们要的是:孩子进入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聚集的圈子,以打通孩子向上发展的通道。究其根本,家长首先满足的是他们自己的面子问题。 本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## 最受伤的还是孩子

